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薛澂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四十一

隋

明
梅鼎祚
輯

釋彥琮

姓李趙郡柏人外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賦詞宏瞻精理通顯大業六年卒

福田論

大業三年新下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啟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

竟不行彥琮乃著福田論以抗之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

論曰昔在東晉大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遠

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作沙
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
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敘更號
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
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為
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
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
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

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
本僧為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
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千之載宏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
此至極寢聲滅影盡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
聖賢間起門學相承和合為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
殿像法通於洛浦竝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
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
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

為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容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荆蠻革面馬牛回

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
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宏造高大自許卑恭頓
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神通得成聖果道被
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剝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
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
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
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
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

開萬齡之範仲尼數百王之則至於拜謁必遵朝典獨
有沙門敢為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
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
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
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
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辨試舉
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
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

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
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
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
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
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既能矜許出
家慈聽入道斷麤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
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
報乃深徵以身敬收利蓋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

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
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
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
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裡總祭唯存仰福為尊
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
更為敘是謂無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
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鎚縱虧戒學尚談智
典如塔之貴如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志

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宏願終期成覺迥而能趣斯故剃
髮之辰天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懼妓女聊被無漏
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卽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
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
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
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
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
寶信心平等或其值真纔滿四人卽成一衆僧既宏納

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
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福田之最為
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
升雲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辨才新學
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
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
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
跡警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

既非三慧詎是恆式因機作法足為希有假宏教化難
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
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者幼有序先後無雜未有一
出別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
而鼓盆子葬嬴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王之制
乎況覺典沖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辨是謂第
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
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
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
斯有為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
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
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
輩為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為神所禮王寧反受
其敬上下參差翻為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
護今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

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
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
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
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
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為孝計非不孝之罪不
以拜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
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按多羅妙
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利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為護四信

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
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
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宏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
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
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
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
草偃既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
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巳略引

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内外所論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同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閒逸相學剃翦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網即墜民貫既同典祀詎合稱

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
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
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
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
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
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
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
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

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種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燄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覲其終濁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睹託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

佛付假慈雲為內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頒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違同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

從退歸

通極論

并敘 琮著通極者破世俗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跡好生異端此理所宗佛理為

極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諠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無有之界若夫雲鴻震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即是出家何

闕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即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為深遠實難鈎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真俗之混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曰賤棄沙門愚襲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

如德冠天人纔挂僧名意似聲高海域傲然尊處詡為
極聖豈知十纏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
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踳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
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為宗
主其猶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以
總集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
佛道述獎於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貽貽後進

論之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
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羊續之
袍繩牀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乎不拔
澹然無為每竊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
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復須棄
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蹟暫遊方踐京邑次於灞上
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流水飛鶴蓋於浮雲繡衣侯
服薰風合氣塏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擲果之愛是屬

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困陳蔡衣製不闕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顰眉瓦鉢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榆枌之間詎有垂雲之翼

吾非子之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為子言之幸子暫留高
聽吾師也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
劫之末總法界而為智竟虛空以作身寧唯氣稟二儀
道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
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啟
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蹟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
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率之宮
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悉達道字能

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
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洛邑國朝八萬有踰於稽嶺宗
親籍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
淨雨華滿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畢臻吉徵總萃觀諸
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產殊禹舜至如黑帝入
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
光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卍字於胷前躡千輪於足
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顏虎鼻八彩雙瞳方

我妙色校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
若譬私陀之視吾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
陽甲觀洞開龍樓迴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關
師保自因天骨或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
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周武魏文莫之與擬漢帝
夏后寧足涉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闥聲
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以道性恬凝
志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

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
尋真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
輪低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如敗冢
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復秦世蕭
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
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
蹟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
於是十方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業克成獨稱為

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宏十地耑閣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胷前則吐納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

易刪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
河上公柱下史竝驅馳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
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
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
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
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恃斯
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既當徂
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漢明之寢摩騰佇蔡愔之勸

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矣自後康僧
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
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竝能銷聲挂冠翕然歸向
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業晚遊
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
大其唯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迹
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
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蹙頰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

談天然其所說何太虛誕竊尋佛本啟化之辰當我宗
周之運自云娑婆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震
有頂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
俱在須彌之南竝是閻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
所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
詳此二三疑惑愈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
光於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
長髮足可間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絕棄於冠

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終
從朝命今既赭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
敢諮先生請當辨析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其
驗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我法門負出非
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為言之吾師化道含宏
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為限礙耳何關佛威之不大
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象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簡
於聾瞽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有餘二紀三億

之家猶不見聞何怪邊地十萬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
惟華夏之邑外此不信其理何邪至於東方朔之升天
淮南王之入錄然乘鸞排霧世有其人求不死於神仙
猶密之而弗載寧解味吾師之道術書之於惇史乎況
值秦皇焚典經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
惑彼正真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違命也無常服
翫則數重不止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
吾已無保於形骸誰有營於炫好鬚髮既剪我心自伏

衣惟壞色愛情何起所以五緞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是曰道流竊聞夏禹疏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怙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孝然猶盛美於羣書吾養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間哉扇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致淺祿微唯勞諾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何爾能知公子曰

先生強誇華以飾非護墻茨而不掃請聽逆耳之篤論
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蒹葭威鳳不羣於
燕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
卑神闇無三端可以參多士無十畝可以為匹夫墮王
事之不閑恥私門之弗立寄逃役於佛寺之內纔容身
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敘寒溫讀經不解立正義空知
高心於百姓背禮於二親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
采椽土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辛

之所以敗俗況如來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
塚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飾九層之剎建七寶之臺不慙
作者之勞不慚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
無自伐功老聃之極教不讚已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
君子終吉克謙則聖人上美必若內德克盛自然外響
馳應賓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諸得失之咎如
何獨許世尊之號不欲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談
第一之稱自生矛盾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弊三也

僕聞情存兩寶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
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道清淨反俗沙
門而復縱無厭之求貪有為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留髓
腦論矚施則便無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客至止不
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
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僕直言雖苦可為藥
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邪
子但知好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地毀未損金

剛吾道宏遠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總聖皇所以稱大
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為深王則不恥於細民海則無逆
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
當品戒德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涉
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墜無間之獄內祕難識外相孰
知子何自擅為銓衡吾未相許為水鏡若但以貌取人
失之遠矣遂使叔向伏馱蔑之語長者悟沙彌之說且
復窮通有運否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

異轍紛綸可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
苗不紹豈傳湯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馬牧人
約法三章則唯亡命亭長樊灌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厨
鈞之間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為四海強族五陵貴氏
冠冕凌雲風流蓋世暨若朝陽晞露羨皂隸之難留宿
草負霜混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尋末
窮本人倫一槩那忽輕以乘軒蔑茲甕牖雖復才方周
旦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

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來吾則厭
來苦而知昨非子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
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子之烹雁吾今素質自
居默念無雜不假道於仁義豈亂想於繁華固亦騎遺
牝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音義之薄伎修心可
以報德何局定省之儀宏化可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
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閒樂處不唯聚落輕微務納
豈獨珠璣是以栖形五山遊神三徑或受童土或養馬

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雜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
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束修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
須乃含生之達志便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競獻名寶
利收多福所以玉槃高刹掩日聳於半天繡栢飛甍連
雲被於寓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
雖乖至真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為功如來亦
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
貧讚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

正覺之甘露困毒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
救濟無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是
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竝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號無
等庶宏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
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
也吾聞不趨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大患未亡有
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以
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已之慳蔽是驗分財相

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不由臣下況吾
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
用為道興供義乖行福既為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已
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和合無由不知子何德以能
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咎豈欲貪利者哉竊以
粒重七斤投水則煙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羣類充
滿佛猶無恡於饑犬寧有惜於餓鳥是知輒用固以招
憊迴施許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則非吾師之褊心

至於餓鬼不覩川流病人弗覺美味罪闕於餓病豈流
味之無也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勲明主責躬
蒼旻不言而致德子弗能自慨其無感專謗吾師之不
惠持此饕餮何以為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田君布
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推揚此吾所
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於
所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白雪
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分割清

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
命分脩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業之能
為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嬰禍狂悖無禮竟天年而
享福遭墮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
上歸下沈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為地獄庸
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或繫風請更量也先生
曰公子辨士哉見何庸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
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

罔聖三明明者也吾聞播殖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
生詎止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
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
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妊若但
稟之於乾坤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
知因自參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
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
濫王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

祿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為鑒誠豈伊
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
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所未
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
黃金驄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參之鶴爰及宣王之崩於
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廣不侯之驗
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杳雖
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

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寧棄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
理子可惜良才大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真言公子曰
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生烝民剛柔為匹
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
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肩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慧
許賣華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萬尚曰法師毗
邪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亢龍有悔
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

僕聞猛獸為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
秋彌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
羔雁備禮運屬廚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
此焉用然復鳥殘自死虎聽內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
土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列旗星地安泉郡酒之
為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興
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德於鍾壺之飲管則藉此
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欲聞諸往哲未嘗不醺但自持

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聞八政著
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餌飲芝露敢
為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於道業何假持
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
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強難化固當爾耳子之蔽乎
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
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尚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慚先達
然其男則纔離襁褓祿羨雙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怨

空房而感情苟貪小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
此而無恥尤類鶉鷄勿將羣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
雅且婚者昏也事寄昏成明非昌顯之裁範諒是庸鄙
之危行獨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厲淫夫彭祖獨卧之
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
師之成教也宏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
將出六天之表猶無攜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
孥唯有二果白衣繁業通許一牀居士精而難混但品

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
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所謂
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屐顯晦上下無異循環
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
類狐為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
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螫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
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殺
豈禽獸唯害物邪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異輪迴無始

誰非所親恕已為喻亦何不忍詎可寧有生之血肉充
無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龜
孔猶覆醢況吾仁慈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
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
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
身醪酖是焉可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文舉之罇
不空玄石之暝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至道
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飲而無失未之

有也往賢之所嚴戒良以此乎縱不闕物命亦無宜舉
酌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
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
嗜欲終為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覺翳螳之附
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切饑渴之情遂緩自忻
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
詣伯陽猶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而訪道
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謂子所不

能謂吾為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從之公子於是接足
叩頭百體皆汗魂飛膽喪五色無主既如料虎復似見
龍悅焉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唯慙物子何
怖邪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聞大覺
之名稟性疎野翻踵外邪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
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剝落
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

辨正論

琮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羣師皆宗鳥
跡至於字音詰訓罕得相符乃著辨正論

以垂翻
譯之式

彌天釋道安每稱譯梵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
梵言盡倒而使從秦一本失也二者梵經尚質秦人好
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梵經委悉至於
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斤三失本
也四者梵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無以異或一
千或五百今竝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
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

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
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以千載
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
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年
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
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
經三不易譯梵為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關異言傳
令知會通耳何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末所敢知也余觀

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
經錄則法藏逾闡理衆儀則僧寶彌盛世稱印手菩薩
豈虛也哉詳梵典之難易銓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
微能究深隱至於天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亦似
閒明舊喚彼方總名西域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西域雜
戎之裔梵典真聖之苗根既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
多致雷同見有戎貌卽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戎族莫
分真偽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戎猶別改為梵學知非

雜戎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無墜久之流變稍疑虧動競逐澆波尅能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恒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且發蒙草創服膺章簡同鸚鵡之言放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為力至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天地業似山丘志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

規模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無滯匹於此
域固不為難難尚須求況其易也或以內執人我外慚
詰問枉令祕術曠隔神州靜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
蘭歸漢僧會適吳士行佛念之儔智巖寶雲之末纔去
俗衣尋教梵字亦霑僧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語充
布閻浮三轉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
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根恒淨心鏡彌朗藉此聞
思永為種性安之所述大啟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

更憑正文助光遺迹麤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
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呪功七品題八專業
九異本十各疎其相廣文如論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
識世高審得故本難繼者也羅义支越斷鑿之巧者也
竊以得本關質斷巧由文舊以為鑿今固非審握管之
暇試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參聖慧解深發功業宏啟
創發玄路早入空門辨不虛起義應雅合但佛教初流
方音尠會以斯譯彼仍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

書漸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竊謂分明聊因此言輒銓
古譯漢縱守本猶敢遙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或繁或
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宋尚於談說爭壞
其淳秦涼重於文才尤從其質非無四五高德緝之以
道八九大經錄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
且可憲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末僧
髮惟對面之物乃作華髮安禪本合掌之名例為禪定
如斯等類固亦衆矣留支洛邑義少加新真諦陳時語

多飾異若令梵師獨斷則微言罕革筆人參制則餘辭
必混意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請
勿嫌煩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等親承妙吼聽猶有別
諍論起迷豫晒涅槃之記部黨興執懸著文殊之典雖
二邊之義佛亦許可而兩間之道比丘未允其致雙林
早潛一味初損千聖同志九旬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
誠水鵠之頌俄舛昔經一聖纔亡法門即滅千年已遠
人心轉偽既乏瀉水之聞復寡懸河之說欲求冥會詎

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猶紕繆世人今語傳尚參差況
凡聖殊倫東西隔域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慤懃於三
復靡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足開大
明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也經不容
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備者八
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
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
閤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

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耽於道術
澹於名利不欲高銜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
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麤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
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若復精
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材雖往者而難倚
庶來者而能繼法橋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鎧之徒不迴
隆於魏室護顯之輩豈偏盛於晉朝或曰一音遙說四
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逐洛

陽發序赤烏則言隨建業未應強移此韻始符極旨要
工披讀乃究玄宗遇本即依真偽篤信案常無改世稱
仰述誠在一心非闕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對曰談
而不經旁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錘未該
穹壤理絕名相彌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
字之間利根迴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令懸解
定知難會經旨若圓雅懷應合直餐梵響何待譯言本
尚虧圓譯豈純實等非圓實不無疎近本固守音譯疑

變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叛義誠所未敢若夫孝
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德堪宏要道況復淨名之勸
發心善生之歸妙覺奚假落髮剪鬚苦違俗訓持衣捧
鉢頓改世儀坐受僧號詳謂是理遙覺梵章寧容非法
崇佛為主羞討佛子之源紹釋為宗恥尋釋語之趣空
覩經業弗興敬仰忽見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
笑乎像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

法純敬贊

純住西京禪定道場仁壽初卒弟子慧
昂等圖其儀質飾以丹青琮褒美厥德

為之
敘贊

昂少所慈育親供上行為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

閒穆識悟清爽文藻橫被聞于京室

竝續高
僧傳



釋文紀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薛灝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四十二

明梅鼎祚輯

隋五

釋智顛

姓陳潁川人寓荊州華容縣梁時出家湘州果苑寺隋開皇中終于天台

諫僧尼休道表

陳時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竝合休道顛表諫

宣帝大悅

即停披簡

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地獄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

篤論道也豈關多誦

四願詞

煬帝為晉王鎮揚州欲遵顛戒法奉以為師顛三辭不免乃求四願晉王方希淨戒

妙願惟諮故

躬製請戒文

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
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

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闇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
久非其分域間搏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慎樸直忤人願
不責其規矩

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
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
而命願許其為法勿嫌輕動

四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興
謬課庸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
願隨心飲啄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

茲續高僧傳

奉晉王述匡山寺書

開皇十二年二月顓奉書於王請為東林兩寺檀越王復

書許之因與匡山禪閣峯頂三寺書

釋文紀

江州匡山東林寺者東晉雁門慧遠法師之所創也遠是彌天釋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圖澄之弟子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真佛法梁棟皆不可思議人也而遠內閑半滿外善三玄德布遐方聲高霄漢初詣山足依止一林共耶舍禪師頭陀其下若說若默修西方觀未於林右建立伽藍因以為名東林之寺遠自創般若佛影二臺謝靈運穿鑿流池三所梁孝元構造重閣莊嚴寺宇即日宛然峯頂寺者是齊慧景禪師感山人延請

因棲其峯次梁慧帚在後登躡方建伽藍峯有水泉忽
然枯涸歸燒香呪願清流盈滿天降甘露於泥洹日是
以先德名蹤垂芳不斷松霞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
莫不歸向自大化江左貧道因至彼山憩泊東林時游
峯頂以歲為日羨翫忘勞然山下伽藍偏近驛道行人
歸去頗成混雜今奉請為兩寺檀越庶藉影響衆得安
心禮誦虔誠用酬洪澤并乞勒彼所由永禁公私停泊
沙門某敬白

晉王廣答書

弟子總持和南垂誨述江州潯陽廬山東林寺峯頂寺
須令弟子竝為檀越主山嶺盤秀下屬江湖香鑪層峯
上虧雲日仙人之所戾止隱淪於焉不歸況乎慧遠法
師勝依結構謝容梁元穿池重閣景師息心神應峯頂
智者憩歷踵武前賢師嚴道尊實深隨喜所恨寡薄無
益將來庶藉熏修方證常樂兼陳二寺偏近驛道行人
往來頗成混雜須勒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即

付所司依事頒下謹和南

三月一日

晉王與匡山三寺書

極暄法師道體何如衆內咸宜也雁門遠法師四依菩薩翻飛朔野棲息南山自斯以後名德相繼智者見令為寺檀越顧修寡薄非敢克當獎導既引良深隨喜敬德指此承問楊廣和南

三月二十一日

與禪閣寺書

春序將謝道體何如僧衆清善匡山佛寺興自慧遠法

師法師師於彌天道安安師於佛圖澄妙德相承莫之
為最江東龍藏悉本雁門雁門上人創迹廬阜自梁及
晉止有東林陳晚澆漓別生禪閣僧徒好異豈稱至和
智者爰居還須合一想均願海更無異味行人將送過
指此相聞楊廣和南

三月二
十一日

與峯頂寺書

暮春暄和寺衆清勝禪悅法喜致足恬懷壚峯香氣煙
霞共遠智者經託勝地為在總內令為檀越誠深隨喜

更追厚愧善當敬勗楊廣和南

三月二十一日

答晉王度人出家書

竊以今月嘉辰菩薩應世奉為至尊皇后報恩功德鎔
寫靈像度人出家現在因緣福業無量使五沙彌為弟
子輒當恭旨作說戒師年歲既小別須和尚必選名德
為作依止竝賜法衣即於衆前歡喜頂戴沙門某敬白

七月十九日

答放徒流書

開府學士柳顧言宣教金光明行法究竟如十五日清
淨圓滿恩放徒流矜免鞭罰上開府潘惠達儀同張四
娘等凡四十五人賜令斟酌謹即依事詢詳竊以一人
出世多人利益淳善御俗仰屬輪王案此經云若犯王
法繫縛枷鎖諸苦惱等悉令解脫又灌頂經云王當放
赦屈厄之人徒鑠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
人民安樂教旨符應經文豈非宿殖德本慈善根力謬
以多幸忝此大緣率勵僧徒清齋洗浣龍王注雨甘澤

竝周爰開獄門杻械解脫徒流原宥莫不蹈舞殿庭稱
恩感戴加復送以勝籓仍懸寶塔登高散華燒香朗燭
竝留供設說法開示咸令向善其僧法運等雖著法衣
不能修心身犯國憲取穢道流恩乃上來戰深下恥白
大衆留七日晨夜訓賚暫依傭黜使慙誠獎耳沙門某

敬白

十月十
六日

答晉王施物書

開府柳顧言宣教以法歲圓滿爰降勞問并施金色新

製香鑪奩一具法衣一通綿絹百段燭三十挺紙二千
張上厨果食等剎那不住節序相催老至易悲觀心難
諦幸憑宏建正法省無戒慧實懼難銷香鑪起峯蓮華
奪艷忍辱離塵安行履躡經稱受用無作恒住燭俟夜
燎紙擬淨名當機要施法事忘謝果食縑綺道場同沾
歸福有在辭略言外沙門某敬白

七月十五日

遺書與晉王

顛以開皇十七年自天台赴晉王召
至新昌石像前端坐入滅口授遺書

七紙并手書四十六字及以造寺
圖式石像發願文遺王王答遺書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之始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
淨三業殷勤一生望獲不謂宿罪殃深致諸留難內無
實德外名虛譽學徒強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
而復依違順彼自招惱亂道退行虧應得不得憂悔何
補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聖法既差自審非
分欲以先師禪慧授與學人故留滯陳都八年宏法諸
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
延教化略成斷種自行前闕利物次虛再負先師百金

之寄此二恨也而年既西夕恒惜妙道思值明時願逢外護初蒙四事既勵朽年師與學徒四十餘僧三百許日于江都行道亦復開懷待來問者儻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頓至於此謬當信施化導無功此三恨也又作是念此處無緣餘方或有先因荆潭之願願報地恩大王宏慈霈然垂許于湘潭功德麤展微心雖結緣者衆孰堪委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求不得推想既謬此四恨也于荊州法集聽衆

一千餘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衆用
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
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此五恨也既再遊江都聖
心重法令著淨名疏不揆闇識輒述偏懷玄義始竟麾
蓋入謁復許東歸而吳會之僧咸欣聽學山間虛乏不
可聚衆束心待出訪求法門暮年衰弱許當開化今出
期既斷法緣亦絕此六恨也在山兩夏專治玄義進解
經文至佛道品為三十一卷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一百

餘日競疾治改際此夏未慮有追呼束裝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此螢光早希進路行過剎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此之義疏口授出本一徧自治皆未搜簡經論僻謬尚多不堪流布既為王造寧羞其拙囑弟子抄寫後本仰簡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天挺睿智願一徧開讀覽其大意餘無可觀貧道灰壤雖謝願留心佛法詢訪勝德使義門無廢深窮佛教治道益明徧行徧學是菩薩行如來

滅度法付國王貧道何人慧門憑委欣然就盡沒有餘
榮但著述延歲文義不同悵然自慙生來所以周章者
皆為佛法為國土為衆生今得法門仰寄三為具足六
根釋矣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使願
法流行以答王之恩以副本志菩薩誓願誠而不欺香
火義深安知仰謝願觀泡幻知有為法一切無常會而
不離終不可得惟當勤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要豈
須傷法煩勞聖懷蓮華香壺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

仰別願德香遐遠長保如意也南嶽大師滅度之後未
有碑頌前蒙教許自制願不忘此旨南嶽師于潭州立
大明寺彌天道安于荊州立上明寺前蒙教影護願光
飾先德為作檀越主貧道在世六十年未嘗作有為功
德年暮力弱多闕用心又香火施重近于荊州仰為造
玉泉寺修治十住寺竝蒙教囑彼總管蘄郡公達奚儒
僧賫教書至夏口而蘄公亡書未及付慈恩已足願為
玉泉作檀越主今天台頂寺茅菴稍整山下一處非常

之好又更仰為立一伽藍始翦木位基命弟子營立不
見寺成瞑目為恨天台未有公額願乞一名移荊州玉
泉寺貫十僧住天台寺乞廢寺田為天台基業寺圖并
石像發願疏悉留仰簡泰平聖世皇風整肅菩薩淨土
不可思議竊見諸州迭送租米車脚皆三五倍於公歛
不多私費為重典章處分別有深規貧道不閑忽言國
式輒謂無米之州運送宜爾有米之州當地輸送則無
此私費管窺末見理若于式有妨請不須論于事有益

願為誥奏使蒼生慶賴然國是王國民是王民加修慈
心撫育黎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乎昔聞齊高氏見負
炭兵形容憔悴其苦心放令出家惟一人樂去齊主
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持孤房獨宿瞪視四壁自擯
山林以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廣大賦斂寬平出家
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減前貫帳時或隨緣聽學或山林
修道不及帳名雖復用心常懷憂懼此例不多悉有行
業願許其首貫則是度人出家增益僧衆熾然佛法得

無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軌修文修
福正是其宜又末法衆僧多行不稱服尚不挾人意況
扶經律王秉國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
起平等不可思議心則功德無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語
未逢機會奄成遺囑亦是為佛法為國土為衆生若能
留心功德仰賽臨命口授言盡力窮期迫應多知復分
說大善知識菩提為期沙門某

開皇十七年十一月
化導一作行導住天台

守一作住天台
寺無一作何

王答遺旨書

一作文

菩薩戒弟子總持稽首和南先師天台智者內弟子灌
頂普明至奉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遺書七紙手
迹四十六字并淨名義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蓮華香
鑪等跪對脩讀摧振于心舍利儼然德音具在迦葉狼
迹身證遙追曇光天台安禪近躡誠復如來雙林四部
號慟而涅槃遺教法更殷重況乎五百歲後四依極溺
深順佛旨居世同凡將欲泥洹現希有事五品十信已

自皎然彌陀觀音親來接引去德茲永乃增悲戀追悟
今生還慶夙稟所恨淨名經疏不重親承猶冀尋研用
補咎悔追惟障惱現機未發逃聽前聞亦有成就非徒
悟有淺深抑又時或早晚佛滅度後得聖巨多道耀他
方冥來曉示在思即世忽奉大師良由宿緣積曾親近
愛覃來命必垂影響不捨本誓筆迹具存是用歸誠憑
靈戒懇跪受經疏如意香鑪虔禮西方心口相誓手探
卷軸最後殷勤即於今月十八日仍感瑞夢是知濟度

已降舟航惟願即日在寶池遙開蓮華今居淨域近漑
濁心世生師資不闕革凡登聖給侍無虧但義府
鈎深遺文淵博雖加策駘終畏面墻持希漑以醍醐如
出香乳照以暗井即顯真金然後仰藉神通俯勵精力
別詢名僧奉揚法味普共含生作大利益斯則弗違提
獎同登彼岸最勝最上就此為尊灌頂所送最後淨名
義疏三十一卷至佛道品謹即裝治繕書習讀速旨爾
前玄義及入文解釋付弟子焚之即付還使遣對燒蕩

犀角如意蓮華香鑪遠以垂別輒當服之無數永充法
事今奉施甕瓦香鑪供養龕室遺旨以天台山下遇得
一處非常之好垂為造寺始得開翦林木位置基階今
遣司馬王弘創建伽藍一遵指畫寺須公額并立嘉名
亦不違旨佛隴頭陀竝各仍舊使移荊州玉泉十僧守
天台者今山內現前之衆多是渚宮之人已昏約勒不
使張散豈直十僧而已所求廢寺水田以充基業亦勒
王弘施肥田良地深蒙擁護當年別資給行送經一藏

依法為先師別供養具鐘磬香等又施錢直且充日費
鄮境靈塔吳內石像剡縣彌勒尊儀卧疾之處泣使裝
飾亦不仰異荊州玉泉寺既是為造理當異餘道場其
潭州大明寺荊州十住上明寺等先以敬許為檀越無
容復乖今誨使製南嶽師碑即今開府學士柳顧言為
序自撰銘頌所囑僧有罪治無罪平等切以涅槃羯磨
經有誠文正論治國金光明品住持三寶弗敢墜失又
令加修慈心撫育民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蓋聞外書

為教仁尚恕物內典居宗大慈為首在文雖異詣理實
同不有君子其能為國不有菩薩豈濟含生又以僧未
貫籍許其出首適奉詔書冥符來及見機而作所謂後
天而奉天時糧運轉輸深闕軍國前已表聞所司未報
終當方便必期諧果及承寄囑斯復能照他心前來仰
答無違意旨庶藉熏修福祐國家灌頂普明面引詢訪
具述遺形宴坐宛在平生轉恨失時不重養義味仰揆
定力如須彌峙法臘云竟切願興迎一到江陽還入禪

衆道俗接足人神頂禮即當奉送復彼山龕庶藉瞻仰
能開心目深願道力不孤所請雖厚恩申報具在願文
而實宜加護實須酬仰二僧今返徑奉報書遠拜靈儀
心載嗚咽謹和南

開皇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奉去一作奉接誠文一作誠文

遺臨海鎮將解拔國述放生池書

貧道少懷靜志願屏囂塵微悟苦空得從閒曠是以去
西陝之舊里將領門徒游息天台十有二載但此山溪
接江源連巨海際魚捕滬業交橫塞水煞戮既多煮炙

無算非直夭傷物命有足悲者亦是公私去來頓遭沒
溺以此死亡不可稱數貧道不惟虛薄願言拯濟仍率
勵山僧貨衣資什物就土民孔玄達等買茲滬業永作
放生之池變此魚梁翻成法流之水故臨海內史計尚
兒敬法心重仍請講說金光明經至流水品檀越羊公
賀等聞斯妙句咸捨滬業凡五十五所遂使水陸沾濡
人蟲荷澤蓋聞雨花滿室答長者之恩明珠照夜報隋
侯之德斯固植妙行於前修播芳風於末代福不唐捐

善無虛失仍以此事表白前陳勅云此江若無烏賊珍
味宜依所請永為福池國子祭酒徐孝克宿植德本才
地兼美聞斯積善請樹高碑冀此洪基與嶽同固願茲
勝業將日月俱全昔陳氏江東地不過數千里猶若此
慕善忘懷仰惟皇帝陛下秉金輪而御八表握寶鏡以
臨四民風雨順時馬牛內向信以道高堯舜德邁軒羲
加復躬行十善等赤子于羣分自運四宏總下生而普
濟且不麁不卵著自外書救蟻救魚聞之內典豈富有

天下而恡惜一江源恩洽宇內而獨隔數百里改蓮花
之池興燒煮之業使軍民恣其傷殺水族嬰其酸楚身
首分離骨肉糜潰以貧道意度皇帝之心豈其然乎豈
其然乎但晉王殿下道貫今古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
其功多材多藝兩獻無以齊其德茂績振於山西英聲
馳於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吳會之民不以貧道不肖曲
垂禮接躬膺世範謬荷人師具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
恭承莫敢違越假令別有嚴使的奉勅符毀所樹之碑

復民滬業者貧道即振錫披衣擔簦躡履遠遊京輦詣闕上書頌首碎身以全物命況今上旨總使江南收捕海族而江溪山水不出海魚披省符文事不相涉特由在斯苟欲是非毀壞放生興殘害業當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遺若恣軍民收羅採捕則是奪人現財公行劫盜若以至尊欲令軍門豐沃不許放生者昔貧道西遊路經岳州刺史王宣武仍結香火稟受大乘而彼地民不事農桑專行殺捕之業學士曇捷請講遂即停留一州

五縣咸捨其業凡一千餘所以事表臺降勅開許自是
岳州頓降祥瑞使君宣武旌賞倍常至尊神智高明有
感皆應豈容為軍民口味奪人善業縣尉此啟恐成僻
見且江溪狹小不及岳州一基之地又止有雜魚本無
海族至尊以晉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偏加委任江南
諸州事無大小皆由決判今若不得注言王教不聽者
則是是非由于縣裁斷不關晉王如此之言豈可聞於
王耳且大王親有符旨開許放生何容在所私行壅遏

貧道辭還幽谷有二因緣一為大王功德治葺舊寺二
為案行江溪修營福會共諸檀越遠建菩提爰被存亡
莊嚴永願一人有慶保磐石之基使十千之魚恣相忘
之樂貧道至止已久頻荷優任供給資須人功影響每
思往彼未展來遊逖聽所聞頗傳惠化境有三異之德
民謠五袴之歌飡味高風誠深隨喜但君臨稍畢旋反
非賒惟希善始令終以全嘉譽攀轅卧轍無媿昔賢貧
道反覆九思徘徊三省北方人士壽長有福豈非慈心

少害感此妙齡東海民庶多天殤漁獵所以短命貧窶
乃是世間現見可為鑒誡者也今若斷三歸之命養五
陰之身斯則廢淨土之華業起無邊之重過事既反常
恐非養生之術餘州鎮防不邊江海既處高原採捕無
地未聞亡身他境帶病還鄉豈復必須水族以資身命
直令採捕尚乃非宜況有毀他放生以給軍士明府在
鎮清嚴遠近稱歎一錢不納一犢方留噲參養鵠卒獲
寶珠孔愉放龜終佩金印檀越若不逆晉王符旨不乖

貧道之言則是再灑法流奉宣帝道有德必酬無善不報玉珮彫弓不求自至金印紫綬應念便來今遣弟子普明賚舊事往簡但明府總此邦之幾務執一鎮之兵機有教必行如風靡草願以貧道此書宣示百姓訓誨軍民使遵九言之教無為始禍改十惡之心永符元吉事爭信人口具不復委陳沙門智顛白

見國清百錄 無算一作無限躬膺

一作躬非與嶽同固句嶽上疑脫一字

發願疏文

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願更聚合修復鄆縣阿育王塔寺
頽毀願更修治剡縣十丈彌勒石像金色剝壞願更莊
嚴右三處功德乞修沙門某敬白

稽首和南三世諸佛伏惟法身無像隨機顯現淨土不
毀人衆見燒滄瀆浮來靈塔池涌剡山天樂通夢陸咸
三處尊儀表代三世慈善根利益斯土但年深歲曩
聖跡陵遲諸佛影像若淪衆生善根無寄某宿世有幸
忝預法門德行輕微功業無取謬為道俗所知願影修

躬無以自處上慙三寶無興顯之能下愧羣生少提拔
之力刻骨刻肌將何所補幸值明時棟梁佛日願賴皇
風又承衆力將勸有緣修治三處先為興顯三世佛法
次為擁護大隋國土下為法界一切衆生若塔像莊嚴
則紹隆不絕用報佛恩若處處光新國界自然殊特妙
好則報至尊水土之澤若見聞者發菩提心則利益一
切種出世業但久域此心緣障未果此際赴期西出氣
疾增動毒器坏瓶固非保惜先以身命奉給三寶謹聽

威神若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汙佛法者伏聽使乞早
除差行願速圓若命雖未盡方多魔障損物善根汙亂
佛法者豈須停世願早灰滅滅後以諸誓願付囑後人
使經紀修立乞三寶加建速得圓滿前於佛隴金光明
道場已發此願今重於石尊再述愚誠伏願聖凡重垂
攝受謹疏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苴國清
百錄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序

天台智者
大師說

夫樂邦之與苦域金寶之與泥沙胎獄之望華池棘林

之比瓊樹誠由心分垢淨見兩土之升沈行開善惡觀
二方之麤妙喻形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昏故知欲生極
樂國土必修十六妙觀願見彌陀世尊要行三種淨業
然化因事漸教藉緣興是以闍王殺逆韋提哀請大聖
垂機演法曜玉相而流彩聳珍臺而顯瑞雖廣示珍域
而宗歸安養使末俗有緣遵斯妙觀落日懸鼓用標送
想之方大水結冰實表琉璃之地風吟寶葉共天樂而
同繁波動金渠將契經而合響觀肉髻而瞻侍者念毫

相而覩如來及其瞑目告終上珍臺而高踊文成印壞
坐金蓮而化生隨三輩而橫截越五苦而長驚可謂微
行妙觀至道要術者哉

大藏法
字函

立制法序

夫新衣無孔不可補之以縷宿植淳善不可加之以罰
吾初在浮度中處金陵前入天台諸來法徒各集道業
尚不須輒語勸進況立制肅之後入天台觀乎晚學如
新猿馬若不控鑠日甚月增為成就故失二治一蒲鞭

示恥非吾苦之今訓諸學者略示十條後若妨起應須

增損衆共裁之

國清百錄 又敬禮法序云此法正依
龍樹毗婆沙傍潤諸經意於一日一夜

存略適時朝午略敬禮用所為三晡用敬禮略
所為初夜全用午時十佛代中夜後夜普禮

淨土十疑論

第一疑問諸佛菩薩以大悲為業若欲救度衆生祇宜
生此三界于五濁三塗之中救衆生苦因何求生淨土
自安其身捨離衆生是無大慈障菩提道 答菩薩有
二種一者久修行菩提道得無生忍自不待說二者未

得不還及初發心凡夫要須常不離佛忍力成就方堪處三界于惡世中救苦衆生故智度論云具縛凡夫起大悲心願生惡世救苦衆生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惡世界煩惱強自無忍力心隨境轉聲色所縛自墮三塗焉救衆生故維摩經云自疾不能救而能救疾人又智度論云譬如二人同行一人為水所溺一人性急直入水救為無方便力彼此俱沒一人有方便往取船筏乘之救接悉皆得脫水溺之難新發意菩薩亦復如是為此

常須近佛得無生已方能救衆生如得船者又論云譬如嬰兒不得離母若離母或墮坑井渴乳而死又如鳥子翅羽未成祇得依樹傅枝不能遠去翅翮成就方得空飛自在無礙凡夫無力專念阿彌陀佛使成三昧以念成故臨終斂念得生決定無疑

第二疑問諸法體空今乃捨此而求西方豈不乖理
答釋有二義一者總答二者別答總答者汝若言求生西方彌陀淨土則是捨此求彼不中理也汝若執住此

不求西方是捨彼著此此亦成病亦不中理也又轉計云我亦不求生彼亦不求生此者則斷滅見故金剛般若云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菩提心者于法不說斷滅相二別答者夫不生不滅者于生緣中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于生體亦不可得此生時無所從來故名不生不滅者謂諸法散時不守自性言我散滅此散滅時去無所去故言不滅非因緣生滅外別有不

生不滅亦非不求生淨土喚作無生偈云因緣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又云諸法不自
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又云譬如
人造立宮室若依空地隨意無礙若依虛空終不能成
諸佛說法常依二諦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智者熾
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是真無生此謂心淨故
佛土淨愚者為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
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不達此理橫想是非嗔

他求生淨土幾許誣哉此則是謗法罪人邪見外道也
第三疑問十方諸佛一切淨土法性平等功德亦等行
者普念一切功德生一切淨土今乃偏求一佛淨土與
平等性乖云何生淨土 答一切諸佛土實皆平等但
衆生根鈍濁亂者多若不專繫一心一境三昧難成專
念阿彌陀佛即是一相三昧以心專致得生彼國如隨
願往生經云普廣菩薩問佛十方悉有淨土世尊何故
偏讚西方彌陀淨土專遣往生佛告普廣閻浮提衆生

心多濁亂為此偏讚西方一佛淨土使諸衆生專心一境易得往生若總念一切佛者念佛境寬則心散漫三昧難成不得往生又求一佛功德與求一切佛功德無異以同一佛法性故為此念阿彌陀佛即念一切佛生一淨土即生一切淨土故華嚴云一切諸佛身即是一佛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又云譬如淨滿月普應一切水形像雖無量本月未曾二如是無礙智成就正等覺應念一切刹佛身無有二智者以譬喻得解若能

達一切月影即一月影一月影即一切月影月影無二
故一佛即一切佛一切佛即一佛法身無二故故熾然
念一佛時即念一切佛也

第四疑問既求生一佛淨土何不於十世佛土內隨念
一佛淨土何須偏念西方淨土邪 答凡夫無智不敢
自專專用佛語只知偏念阿彌陀佛云何用佛語釋迦
大師一代說法處處聖教惟勸衆生專心偏念阿彌陀
佛求生西方如無量壽經觀經往生論等數十餘部經

論文等殷勤指授勸生西方故偏念也又彌陀佛別有
大悲四十八願接引衆生又觀經云阿彌陀佛有八萬
四千相一一相有八萬四千好一一好放八萬四千光
明徧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若有念者機感相應
決定得生又彌陀經大無量壽經鼓音王陀羅尼經等
云釋迦佛說經時皆有恒河沙佛舒其舌相徧覆三千
大千世界證成一切衆生念阿彌陀佛乘佛大悲願力
決定得生極樂當知阿彌陀佛與此世界徧有因緣何

以得知無量壽經云末世得法之時特駐此經百年在世接引衆生往生彼國故知阿彌陀佛與此世界極惡衆生偏有因緣其餘諸佛一切淨土雖一經兩經略勸往生不如彌陀佛處處經論殷勤叮嚀勸往生也

第五疑問具縛凡夫惡業厚重一切煩惱一毫未斷西方淨土出過三界具縛凡夫云何得生 答有二種緣一者自力二者他力自力者瓔珞經云始從具縛凡夫未識三寶不知善惡因之與果初發菩提以信為本住

在佛家以戒為本受菩薩界身身相續戒行不缺經一劫二劫三劫始至初發心住如是修行十波羅蜜等無量行願相續無間滿一萬劫方始至第六正性住若能增進至七不退住即種性住此約自力卒未得生淨土也他力者若信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取念佛衆生即能發菩提心行念佛三昧厭離三界身起行施修福于一一行中迴願生彼彌陀佛土乘佛願力機感相應即得往生故十住娑婆論云於此世界修道有二種一者

難行道二者易行道難行道在於五濁惡世於無量壽
佛時求阿鞞跋致甚難可得此難如塵沙說不可盡略
述三五一者外道相眩亂菩薩法二者無奈惡人破他
勝德三者顛倒善果能壞梵行四者聲聞自利障于大
慈五者惟有自力譬如跛行一日不過數里極大辛苦
大辛苦謂自力也易行道者謂信佛教念佛三昧願生
淨土乘彌陀願力攝持決定往生如人水行藉船力故
須臾千里謂他力也又如劣夫從轉輪王一日一夜周

行四天下非自力輪王力也

第六疑問具縛凡夫得生彼國邪見三毒等常起云何
即得不退超過三界 答得生彼國有五因緣不退云
何為五一者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受故得不退二者
佛光常照故菩提心常增進不退三者水鳥樹林風聲
樂響皆說苦空聞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
四者彼國純諸菩薩以為良友無惡緣境外無鬼神魔
內無三毒等煩惱畢竟不起故不退五者生彼國即壽

命永劫共菩薩佛齊等故不退也

第七疑問彌勒菩薩一生彼處即得成佛上品十善得
生彼處見彌勒菩薩隨從下生三會之中自然得聖果
何須求生西方 答求生兜率一日聞道見佛勢若相

似實有優劣且論二種一者縱持十善恐不得生彌勒
上生經云行衆生三昧得入正定方便得

原缺
二字

無方便

接引之義不如阿彌陀佛本願力光明力但有念佛衆
生攝取不捨又釋迦佛說九品教門方便接引殷勤發

遣生彼淨土但衆生能念阿彌陀佛者機感相應必得
生也二者兜率天宮是欲界退位者多無有水鳥樹林
風聲樂響起衆生菩提之心伏滅煩惱惡業又有女人
長諸天愛欲天女微妙諸天耽玩自不能捨不如彌陀
淨土水鳥樹林風聲樂響衆生聞者皆生念佛念法之
心伏滅煩惱又無女人及與二乘純一大乘清淨良伴
為此煩惱惡業畢竟不起遂致無生之位如此比較優
劣顯然何須致疑今觀釋迦佛在世之時大有衆生見

佛不得聖果者恒沙彌勒出世亦爾何如彌陀淨土但
生彼國悉得無生法忍未有一人退落為生死業縛者
也又西國傳云有三菩薩一名無著二名世親三名獅
子覺此三人發願同生兜率見彌勒若先亡者得見彌
勒誓來相報獅子覺先亡一去數年不來後世親臨終
之時無著語云汝見彌勒必來相報世親已去三年始
來無著問曰何意如許多時始來世親云至彼天中聽
彌勒說法一坐旋繞即來相報不曉此處已經三載又

問獅子覺今在何處世親云獅子覺為愛天樂在外眷屬從去已來總不見彌勒諸小菩薩生彼尚在五欲何況凡夫為此願生西方定得不退不求免率也

第八疑問衆生無始已來造無量業今生又復無惡不造云何臨終十念成就即得往生出過三界法業之事

答釋云衆生無始以來善惡業種多少強弱竝不得知但能臨終遇善知識若惡多者知識尚不可逢何況十念成就又汝以無始來惡業為重臨終十念為輕者

今以三種輕重較量不定在時節多少云何為三一者在心二者在緣三者決定在心者造罪之時從自心虛妄顛倒生此心初不知其為罪業也念佛者從善知識聞說阿彌陀佛真實功德名號生此心方知其為勝因實福也一虛一實豈可相比譬如萬年暗室日至而暗頓滅豈可以久來之暗遂不滅邪在緣者造罪之時從虛妄痴闇心緣虛妄境界顛倒生然真心未嘗不惶愧有時而掩飾也念佛之心從聞佛清淨真實功德名

號緣真實覺悟踴躍奮迅心生唯恐其不得一旦見佛也一真一偽豈可相比譬如人被毒箭中箭深毒慘傷肌破骨一聞滅除藥鼓即箭出毒除豈肯以箭深毒慘而不去乎決定者造罪之時初不信其有佛也及至念佛之時又唯恐其有罪也念心猛利如日再明又譬如十圍之索千夫莫制童子揮劍須臾兩分如千年積柴一豆之火少時即盡故一心念佛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為念佛時心猛利故伏滅惡業決定得生不須疑也

第九疑問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凡夫劣弱云何可到
又往生論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當知女人及根
缺者必定不得生彼 答為對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說
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耳但使衆生淨業成者臨終在
定之心即是淨土受生之心動念即生淨土也觀經云
彌陀佛國去此不遠又云業力不可思議一念即得生
彼不須愁遠如人在夢身雖在牀而心意識徧至他方
一切世界生淨土亦爾動念即生不須疑也女人及根

缺二乘種不生者但論彼國無女人及無盲聾瘖瘂人
不道此間女人根缺人不得生彼也即如韋提夫人是
請生淨土主及五百侍女授記悉得往生但此處女人
及盲聾瘖瘂人一心念阿彌陀佛悉生彼國已更不受
女人身亦不受根缺身耳二乘人但回心願生淨土至
彼更無二乘執心故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云設我得佛
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稱我名號厭惡女人捨命之後更
受女身者不取正覺況生彼國更受女身復有根缺耶

第十疑問欲決定求生西方未知作何行業以何為種子又凡夫俗人皆不斷淫欲未知得生彼否 答決定生西方者具有二種行一者厭離行二者欣願行厭離行者凡夫無始已來為五欲纏縛輪迴五道備受衆苦不起心厭離五欲未有出期為此常觀色身膿血屎尿一切惡露不淨臭穢故涅槃云如是身城愚痴羅刹住止其中誰有智者當樂此身又經云此身衆苦所集一切皆不淨上至諸天身皆亦如是行者若行若坐常觀

此身唯苦無樂深生厭離縱使妻房不能頓斷漸漸生
厭作不淨觀若能如此觀身不淨者淫欲煩惱漸漸減
少又發願願我永離三界五欲男女等身願得淨土法
性生身此謂厭離行二名欣願行者觀彼淨土莊嚴等
事欣心願求常不離佛得無生忍此謂欣願行也

大藏起字

函

訓知事人

吾少嬰勤苦備歷艱關遊學荆揚雍豫唯著一衲三十

餘年冬夏不釋體上至天子下至士民雖有所施受而不私一果一縷人衆已後尚不希念況故侵之所以然者衆寶尊重若能增益名甘露苑若有減損卽蒺藜園自飽自傷因倒因起可以意得何俟多言夫人發心隨有所作為讀誦聽學講說經行懺悔供養捨力未有首尾慎莫中止中止者違本心若再有所作至前止處留難卽起修業不成今生現障後彌障道此行人大忌應須竭力善始令終業既坦然報亦圓滿此亦可意得昔

有一寺師徒數百晝夜禪講時不虛棄有淨人竊聽說法聞已用心每揚簸泐汰繫念有習謂以淨心揚簸不善以禪淨水泐汰不淨隨有所作念念用心一時執爨觀火燒薪念念就盡無常遷逝復速於是蹲踞竈前寂然入定火滅湯冷維那懼廢衆粥以白上座上座云此是勝事衆宜忍之慎勿驚觸聽其自起數日方覺往上座所具陳所證敎法轉深上座止曰爾向所言皆我境界而今所說非我所知勿復言也因而顧問頗知宿命

不答云薄知又問何罪為賤何福易悟答云此賤身者
前世之時乃是今日徒衆老者之師亦是少者之祖師
徒衆所學皆昔所訓爾時多有私容恒制約不敢侵衆
忽有急客輒取小菜忘不陪備由此譴責今為衆奴前
習未久薄修易悟宿命罪福其事如是一衆聞此悲不
能勝鑑鏡若斯豈可不慎同學照禪師於南嶽衆中苦
行禪定最為第一輒用衆一撮鹽作齋飲所侵無幾不
以為事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斛急

令陪備仍賣衣資買鹽償衆此事非久亦非傳聞宜以
為規莫令後悔吾雖寡德行遠近頗相追尋而隔剡嶺
難為徒步老病出入多以衆驢迎送此是吾客私計功
疇直令彼此無咎吾是衆主驢亦我得既捨入衆非復
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舉此一條餘事皆爾

國清
百錄

釋文紀卷四十二